

清宮二年記

滿清野史續編廿種

清野史續編上卷



清野史續編上卷

是日黎明。余盛粧。著宮服。且整飾端祥。力求娟好。趨太后前。請晨安焉。俟其裝束既竟。太監乃以進物入。跪地上。余獻之太后前。叩首者九。太后謝余。並祝余壽。復賜余檀香手釧一雙。雕鏤絕美。並有錦緞數疋。且謂以余生辰故。已爲余備麵矣。此麵亦謂之長壽麵。習俗如是也。余於是又叩首謝之。繼復向皇后叩首。得鞵兩雙。綉花頸帶數事。爲回禮焉。比余返臥室。宮眷等所贈之禮。已滿其中矣。綜言之。余之生辰。蓋極樂者也。

五月十五。余終身所不忘之日也。蓋此日之於宮中。無不凶者。是日晨。余等一如往日。以往太后臥室。乃渠腰痛甚。不能卽興。於是輪流按摩其背。其後乃下榻。惟爲時稍晏。然其意殊怏怏也。繼皇帝入室。跪其前。請晨安。而太后乃若毫不經意者。余見帝以太后不適故。鮮有所語而退。而往昔爲太后櫛髮之太監。又以是日病。於是又命一人來。爲太后佐助。太后乃命余等監察之。毋使之落一髮也。蓋落其一髮者。率不能稍有所容忍。而此太監。又不若向之櫛髮者之黠。彼恆有術以藏之。使不之見。

彼則不知所措矣。時彼惶懼甚。而太后又於鏡中窺得之。乃詢曾落其髮未。渠以實對。於是太后大怒。命易其人。余見欲笑。但此太監。慄慄無似。不禁大哭。太后命其立離室中。且謂將有以懲治之。余等不得已。而爲太后助。此事良不易。蓋太后之髮太長。梳之實難耳。

於是太后復臨朝。一如恆昔朝畢。乃舉其事以告李蓮英。李誠狠毒人也。當謂太后曰。何不於其時撲殺之。少間太后命李以其人來。於其宮中加之刑焉。旣畢。又謂食物粗惡。命取庖人而刑之。有人告余。值太后怒時。蓋無一事而不非者。余以是故。雖以今日所遇。而處之漠然。太后曾謂余等之髻。垂於後者太抵殊。覺過事修飾。蓋滿洲頭飾。率置於項之正中。其梳於後者。謂之燕尾。率垂至頸之下端。余等之髻。固無一日不如是。而太后未嘗道及之。當時彼目余等而語曰。余今視朝。無需爾輩。其各歸室重櫛之。苟再見有如是者。余必立削其髮。余聞太后語。嚴冽如此。驚懼之甚。實生平所未有。余不知太后曾指余而言否也。但漫允之爲宜。遂如其言以應之。

余等方擬返室。太后復立出監視。行不數武。又聞其詬叱長壽。謂渠之自以其髻爲是。亦命之去。途中頗有非笑長壽者。以是頗使之憤憤。當太后怒時。恆謂余輩所事。特欲使之怒者。實則余等無不兢戰。誰敢出此。蓋無不力求所以愉悅之。而適得其反耳。

是日也。太后之怒終不已。故余時謀離其左右。余見太監輩有趨其前以陳白者。且間有緊要者。太后乃讀書不已。始終不之睨。實言之。此日余實自覺愴惻也。初時。余尙以爲太監皆僕役之忠盡者。乃逐日視之。始盡悉其爲人。偶而鞭笞。殊未嘗有所苦之也。

旋皇后矚余仍入太后室。侍之如常。謂余苟諷太后作骰子戲。彼或以是而忘其煩懣焉。余初懼將有所譴責。頗不願往。繼見后爲狀至誠。乃以試爲答之。當入太后座室時。彼方觀書。旣見余。乃言曰。其來前。吾頗有以語爾。爾知宮中諸人。固無一良善者否。余深惡之。以後爾髻毋再太低。以垂於腦後。今晨余未怒爾也。吾知爾與衆人

殊。慎母爲他人煽誘。頗願爾日居余側。如吾所語爾者。以從事可也。太后語時。狀極慈藹。其面色亦不如晨間之厲。吾當許太后。苟能有以愉悅之者。實所大慰也。凡所語者。一如慈母之語愛子。故余之志慮。亦因之以變。且念太后。畢竟無不是之處。但恆聞吏人言。謂人之爲太監者。無不凶惡。蓋時時思所以傾害人。而實則毫無理由也。是日。各人之從事。無不格外審慎。有謂太后一經嗔怒。則無休時。然所以語余者。溫藹實甚。似盡忘其困擾者。例此言。適得其反。太后固不難於侍奉者。惟必觀其舉動耳。余思其魔力甚大。蓋一經語余後。幾令余忘其曾經盛怒者矣。而余之思慮。又似已爲太后覺察。彼謂余曰。吾能令人恨吾如毒。然亦能令人愛吾。吾固具此權力者也。余思此言良然。

五月二十六日早朝。慶王奏太后。美使夫人康格。來請私覲。乞示時日焉。太后諭俟至明日覆之。意蓋欲得暇思索之也。時余仍居屏風後。方傾耳以聽。而宮眷輩譁甚。

旋太后乃命視朝時。無得或語者。余心大樂。蓋如此。太后與宰臣之言。余或得聆其一二。其言固至饒興趣也。朝後太后命余排雲殿備餐。殿居某山之顛。去時太后願徒行。故吾等乃緩步隨之。共登山二百七十二級。且行崎嶇之石上者。約十分時。乃達其地。太后於登山時。若毫不介之意者。有小太監二人。左右掖其兩臂。扶之以上。其狀至可哂。余見太后步履絕健。恆及太監之先。且不與一人語。當抵殿時。余等憊極。精力弱竭。太后固善行者。視此狀大笑。蓋太后之爲人。苟其智與毅力。有能勝人者。輒歡悅。彼言曰。吾老矣。然吾步履猶能較爾少年爲速。爾輩誠無所能。果以何事而至是耶。太后性尤喜讚美。吾居宮中久。頗知設辭以悅之。然有讚美而不得其當者。彼又恨之。故雖諛辭也。亦靡不審慎出之。

排雲殿。一瑰麗宮殿也。殿前有一廣場。如庭院然。中植紅白夾竹桃殆遍。院中有磁棹一。及磁椅數事。太后坐御座上。飲茶。默不一語。是日天甚清朗。且有日光。惟風甚厲。坐其中。不數分時。謂風至巨。遂入殿中矣。吾見其如是。喜不自勝。耳語皇后。風將

吹吾頭飾去也。時太監輩方置食物於檯上。皇后暗示余等隨之去。余等從之。及至殿後之遊廊。遂共席窗檯以坐。蓋宮內窗牖無不低者。廊之內窗之下。砌磚如椅。廣約及寸。謂之窗檯。而宮殿中除御座。從未見有椅者。皇后乃問余。曾知太后有所思否。余告以太后所思者。或晨間慶王所述之私覲事也。皇后謂余所度者甚是。且詢余曰。爾究知私覲果何所事。且將於何時舉行耶。吾告太后尙未之置答也。

方是時也。太后已食畢。緩步室中。而視吾等進食。旋至吾母前而謂之曰。吾甚異夫康格夫人欲覲吾之故也。殆有所事與吾語耶。頗欲知之。備爲之答。吾母謂或有人欲見太后。而使康格夫人居間耳。太后曰。否。不可若是。欲入宮者。必先呈名單。若常例朝覲。吾殊不置意。而今固無所用其私覲者。吾極不願人有所詢問。爾等盡知之。彼西人也。依其習俗。固和藹且恭謹。惟其禮儀。則不能與吾徒並論。余且作保存之言可也。蓋中國俗尙。吾深佳之。終吾之身。頗不欲其或有更易。爾試思之。凡吾黎庶。何一非自髫年。授之揖讓。爾且以最古之訓諭。與新道德衡之。然彼人民或樂是也。

至吾之所謂新道德者。蓋指基督教言。也以毀其高曾考妣之神主。而付之火。此間人民。以教士之故。而室家此離者。不知其幾。彼固恆誘惑青年。以信其教者也。至吾之因其朝覲。而中心不適者。蓋以彼凡有所請託。吾等終覺謙撝過甚。不忍有以拒絕之。而彼外人。乃若不明其故者。今吾將以所籌度之語語爾。設彼等之言。而有涉於請索者。吾將語以凡事必與宰臣商之。吾不能主之也。吾雖爲太后。然國法在所必遵。若日使尤西德夫人者。余則愛之甚。人既和善。且從無呆笨之疑問。日人本與吾人相若。其進化之懸殊。尙不遠耳。去歲在爾等未來之前。曾有一牧師夫人。與康格來者。勸吾設一女校於宮中。當時吾不願拒之。乃以容再計議答。今且就此言論之。苟設女校於宮中。豈非大愚。且吾又從何處而得如許之女子耶。事之類此者甚多。余實厭之矣。而貴族中之子弟。余殊不願其來吾宮中。從事誦讀也。

太后語時。視余等而笑。諸人亦無不笑者。太后曰。吾固知爾等之必笑也。彼康格夫人者。人誠和善。而美人之對於中國。亦極友愛。吾於光緒二十六年。頗感其惠。但吾

終不悅彼教士耳。李蓮英告余。謂教士之在此間者。恆以藥食華人。人乃無不願從基督教者矣。然必僞爲誠善。而使華人慎重思之。一若不願聽人之信其宗教。而稍違其本願然者。且又恆取貧苦之幼童去。而挾其目。以作藥劑也。余於是告太后。謂是誠不確。余曾見教士甚多。其心無不慈善。且頗願有以輔助貧民者。並告太后。教士之所以待孤兒者。奚若。如庇之居屋。給之衣食之類。恆以時身入內地。取瞽兒之不能奉事其親者。而教養之。余所知。蓋不一端也。有時鄉人以其殘棄之兒女。給之教士。以家貧不克撫育之也。且又述彼等之學校。與其所以輔助貧民之術。太后笑語余曰。余固信爾之言也。惟教士又奚以不居國中。而謀所以裨益其國民者。余聞此。思多言亦復無濟。惟吾甚欲於此時。使教士之在中國者。所遇駭聞之事。俾太后之知也。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。曾有教士二人。被暴民殺斃於武穴。而教堂亦燬於火。時張之洞督兩湖。余父奉檄往查其事。疊經困難。始獲三犯。而依律縊殺之。被難教士之家族。政府復與以賠償焉。其翌年。宜昌左近之麻城。一天主教堂。復燬於火。

暴民謂於該堂中見有瞽童甚衆。皆目之被挾而從事工作者也。宜昌守亦謂教士確曾取兒童之目而製藥也。余父於時乃取瞽童入署中面詢之。守之爲人極戾。亦極排外。乃給諸童以食而教之。謂教士確挾其目。乃翌日詢之諸童。僉謂教士待之極優。給之寢居。而與之豐衣美食。未入教前。瞽已久矣。並謂宜昌守曾授之意。佯稱教士之見虐。惟此殊不確耳。且求仍返校中。謂彼處誠足樂也。

太后曰。彼等之拯濟貧民而救其苦難也。良或有之。蓋如佛祖之以其肉而食飢禽也。苟彼等能置吾民而他適。則所深願。吾等且信吾固有之宗教可也。爾抑知拳匪之亂之所由興乎。彼中國教民誠不能辭其咎矣。拳匪受其虐已久。故思從而報復之。此固下等社會中恆有之事。惟其舉動太暴。且又火北京居室。藉以致富也。其火居室也不問其誰氏之屋。而同期於盡。蓋欲延長其時間。而爲攫取錢財之計。至中國教民。又庶民中之最劣者。鄉民之土地財產。彼等恆奪爲己有。而彼教士又從而庇佑之。俾有所分潤焉。其有拘至縣署中者。皆不跪。不服從法律。且時時侮辱官長。

教士又不計其有罪與否。出全力以蔭之。教民之言。輒以爲實。而使縣長釋其罪。光緒二十四年。爾父曾訂有官吏與教士往來之規則。爾尙憶之否耶。吾知庶民信彼基督教者多矣。但高級官吏。吾終不信其有信教者。語至此。太后四顧。而低聲言曰。康有爲曾勸皇帝信此教矣。但終吾之生。無一人得而信之也。至西人政事中。亦有吾所欣羨者。如其海陸軍與機械之類。惟論其文化。吾必謂中國實居首選。至拳匪之亂。人民頗信其與政府相聯絡。此實大謬。當發難時。吾疊降諭旨。以兵力逐之。奈已燎原。不可收拾。於時。余決意不出宮門一步。以余之老。死生何足置念。惟端王及那公。力速余去。且勸吾易裝焉。余大怒之。未之立允。迨余返轡。恆有語余者。謂人民頗信余微服去也。且謂余衣一女僕之衣。乘一破騾車。而此女僕。乃作太后裝束。乘吾之轎以去。吾誠不知誰造謠者。人旣信之。則居北京之外人。自不難得而悉之矣。今再與爾述拳匪事也。其時。奴婢待余之虐。蓋已甚矣。方吾去時。幾無一人願爲吾偕。且遷都之議。宮中尙未籌及。而彼等已於其先相率避去。其不去者。則環立吾側。

以覘動作而不事所事。余見其如是。決意親詢之。以視願隨者有幾人焉。故語之曰。願從者從。不願從者。離此也可。乃余言甫畢。而侍側以聆是者。已寥寥。吾見之。誠不能不驚奇也。僅得太監十七。老婢二人。婢女一人。卽長壽是也。渠等僉謂無論如何。必與吾俱。吾之太監共三千人。乃不俟吾點驗而去者垂盡。中有劣者。且有所無禮於吾。擲吾寶貴之瓶於石板上而破碎之。蓋知吾之將去。不能有所懲治也。吾涕泣終日。而禱於太祖太宗之前。祈其護祐。從吾者亦隨吾禱。至吾之家族相從者。僅皇后一人而已。戚族某。吾最愛之。凡有所需。均如其願。乃亦竟不我偕。至其所以不偕之故。蓋以爲外兵見宮人之走者。無不殺之耳。

余等行後七日。余遣一太監歸。見此戚人仍居北京。伊詢太監。曾否有外兵追逐。而余之見殺未也。但此後數日。日兵佔居宮殿。彼卽見逐。蓋彼初意。慮其必死。繼以余尙未見殺。故來居宮中。或可與余等偕去。至彼過征之速。余迄今尙不得其故。一日晚。余等方居鄉人陋室中。彼忽與其夫偕至。其夫固甚佳者。彼當告余。以余之去。如

何悵惘。及急欲知余安危之狀。且言且泣。吾當禁其弗語。僅以所言殊不之信告之。自此以後。遂與吾絕矣。而余之旅行。艱困殆極。日居轎中。自日之未出。以至於既暮。夜則宿於鄉村中。爾今聞是。必且憫余。以余之老。猶且受此苦難也。

行時。帝則乘車。以騾負之。后亦若是。余於途中。仍自禱高曾。乞加冥佑。惟帝則終始無言。從未啓齒。某日。又遇數事。是日雨大至。轎役逃者數人。而騾又暴斃數口。天既至熱。雨如傾盆。一一注余頭上。另有小太監五人。又復逃去。至其所以逃去之故。則以前夜余見其虐待縣官。而不得不懲治之也。此縣官曾供給周至。務期安適。惟食物本難致。余曾聞彼與縣官爭鬪。而縣官則跪其前。乞其勿語。且允其所索。余於斯不禁大怒。夫以旅行之景况如是。苟有爲之供給者。誠不能不自足矣。

行經月餘。始達西安。余之疲困。幾不堪爲爾言。而余心煩悶之甚。更不待言矣。以是致余大病。幾三月始愈。終余之身。余不能忘之也。

光緒二十八年春。余等始返北京。及余得見宮闈。誠不能無恐怖之觀念。蓋凡百事

物大異初觀。吁可哀矣。宮中華飾。其可寶貴者。非經破損。卽經劫竊。三海內之珍寶。幾無一存。卽余所日禱之白玉佛。亦復有人壞其手指。外人且有登余寶座。而攝影去者。當余居西安時。雖以督署備余行宮。然其建築太老。溼重。且易致病。余寓其中。如入地獄。繼皇帝又因是病矣。今欲一一語爾。爲時頗長。思余生平。備嘗艱阻。而以末年爲最。苟余有暇。當爲爾詳言之。吾頗願爾知其眞像焉。

今吾且再論康格夫人私覲事可也。此次私覲。必有特故。吾但願其再勿有所呈請。以余深不願却之也。爾能度其一二否。余告太后。必不致有特故。或康格夫人。以其嫺習禮也。故爾有是舉。且吾亦不信其有所呈請。太后曰。吾之所反對者。僅以康格夫人。恆偕一女教士來。爲之譯人也。今吾既有爾母。及爾姊妹。吾思之。必且足用矣。彼之此舉。吾誠不能謂其必是。且譯人之華語。吾又不能盡解。外交界中諸夫人。吾甚願見之。但非所論於教士也。苟有機遇。吾且禁之。

次日晨。慶王告太后。謂美國海軍大將伊文斯暨其夫人。及其偕行諸人。欲覲太后。

美國公使特請分兩次朝見。並謂日昨所陳康格夫人自請私覲事。實誤也。

早朝既畢。太后乃笑而言曰。昨日吾非語耳。既請朝覲。必有其故耶。吾寧見美國海軍大將及其夫人也。又回首語余等曰。其整齊各物。務期悅目。凡吾室中所有。其盡易之。必如此。則吾等起居狀況。始不致爲外人所知也。余等均知此舉。不啻舉宮殿而翻覆之事。大不易。然皆應之曰是。

當預定朝見日之前一夜。余等乃舉障窗紅簾。而易之以天藍色者。（此色爲太后所厭惡。）他若椅机之墊褥。亦易之色與是同。於是時也。余等方督太監輩從事工作。忽見數太監入室。攜一大匣。滿盛時鐘。而太后亦於時入。乃命將青玉之佛一一移去。而寶玉華飾。亦間移之。而置時鐘焉。蓋以爲世所希有。不輕欲外人見之也。余等又易繡門帘三襲。而以綠色者代之。至此門帘。亦所希有。蓋帘爲金絲織成。繡佛五百尊其上。道光帝曾用之。太后以爲懸此於戶外。可辟百邪。故太后特命朝見後。必以一人復懸之。毋或忘。繼余等又整齊其器用。伊之梳粧台。爲諸物中之最重要。

者恆不欲人見之。雖官吏之夫人亦然。故乃爲之移置密室中。而加鎖焉。繼又易其榻。凡有紅者。盡以綠代。其原有之器用。皆檀香製。榻上之雕刻物。質亦同。而此檀香於未製器用前。率分置於佛寺中。以聖潔之。故亦不可使西人見。然以榻上之雕刻物。非余等所能移動也。乃以綉幔幃之。方是時。太后趨入。囑其臥室。暫緩布置。蓋以次日。僅有海軍大將及其隨員朝見。必不致入私室。若伊文斯夫人與其他婦人之朝覲也。則在是日之後。並謂朝堂中。不知果如式佈置。當視之。此要事也。旋言曰。其僅於吾廳堂中。鋪地毯可也。吾深惡之。然殊無如之何。

余等工作既畢。太后乃以諸夫人朝覲時。余等當衣何服見諭。顧余曰。翌晨爾無庸來吾御座前。彼間皆男子。吾當於外部卿丞中。命一人來。吾殊不欲爾與生人語。此非滿人禮。彼等皆不相識者。一經返至美土。或將以爾之顏色語諸人。其時太后又命次日取其黃袍來前。俾臨朝衣之。謂於此際。伊必衣其公服。此袍係黃緞製。上綉金龍。且帶一頸環。共有珠一百八粒。亦公服中之一。旋又曰。吾殊不願衣公服。頗不